



跨越

就位赛区之后，东道主梅州客家队的大巴车司机周师傅建了一个司机群，方便大家在赛区里交流或者互相帮衬。

封闭的赛会制比赛，让原本身在不同城市的球队大巴车司机们互相熟悉了起来。

赛季开始前，各支球队的大巴车师傅还和赛事主办方人员一起试跑比赛日路线——是否方便拐弯、高度是否允许通过、停车场位置、路程时间……

为了保障赛时的交通顺畅，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到。加油站、修理厂，也都有着明确的防疫要求和路线指南。

梅州赛区的6支球队中，路途最远的是天津津门虎，全程共2000公里。王师傅说，

“从深圳到梅州还好，只有将近300公里，开4个小时就到了。”深圳队大巴车司机劳师傅说。

这是他经历的第三年赛会制中超比赛。驱车2000公里前往大连赛区，驱车3000公里前往足协杯长春赛区……

近几年疫情之下的赛会制中超联赛，有很多像劳师傅一样的大巴车司机。

他们驾驶着充满广州、天津、山东等独特地方元素的球队大巴车，穿梭在海口、大连、梅州等赛区城市，成为赛会制中超联赛之下独有的景象。



深圳队大巴司机劳师傅。(停车状态下拍摄)



沧州雄狮队大巴司机高师傅在训练场帮忙。



沧州雄狮队大巴司机高师傅在车内巡检。

我给中超球队开大巴

家人

疫情之下的赛会制比赛，缺失了足球中极为重要的主场元素。

正因如此，赛区里的中超俱乐部们，尽可能多地将公寓、餐厅、赛场更衣室布置上主场元素，尽可能营造出家的氛围。

球队大巴车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

天津津门虎队工作人员赵博说：“大巴车对于球队而言不仅是一个交通工具，更多是球队精神的寄托、文化的象征，会带来归属感。长期在外比赛，坐上球队自己的大巴车时，也有一种‘回家’的感觉。”

作为俱乐部的一员，球队大巴车司机师

傅和平还帮忙做着队务的工作，拉装备、检球、分拣衣服……

沧州雄狮队大巴车司机高师傅说：“我们队就是互帮互助，平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。”

2019年以前，高师傅从事旅游车工作。来到俱乐部以后，他与球队一起重返中超联赛，也在疫情的这两年里与球队一起出征大连、苏州等赛区。

谈及成为球队的大巴车司机，他最大的感慨是有家的氛围，感觉很有幸福感。“以前都是给陌生人开车，现在是给家人开车。”

热爱

将感情投入工作，离不开热爱。

今年4月份成为深圳队大巴车司机的老邓，同样幸福感十足，他在比赛日时负责教练组和工作人员的接送，以及球队训练装备的运输。

不在赛区时，老邓会负责俱乐部梯队球员的接送。“其实我也很爱看孩子们踢球，也愿意跟他们在一起，看着他们朝气蓬勃的，感觉自己都年轻了。”他笑着说。

老邓是资深球迷，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看球。“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，现在能实际接触了，还能成为俱乐部的一员，真的很开心。”老邓说。

除了足球，老邓还喜欢登山、徒步和骑行，打卡过环青海湖、环海南岛等。在赛区里，他每天早上6点钟都会起来跑步。对于他来说，实实在在地把爱好和工作结合在了一起。

谈及作为球队大巴车的心得，老邓说：“球员训练和比赛后非常疲劳，驾驶要稳一些，空调温度要稍微高一点，通常是25摄氏度或者26摄氏度，如果是下雨天还要再高一点，避免球员着凉。”

深圳队另一位大巴车司机劳师傅平时负责驾驶球员大巴车，51岁的他是名副其实的老司机，驾龄超过30年。

他透露，球员乘车通常坐固定的座位，比如郜林愿意坐最后一排，阿奇姆彭愿意坐在中间靠门的位置，主教练李章洙坐在第一

排。

“大巴车内部经过一定的设计，有很多球队的元素。鉴于球员普遍比较高，座椅间的距离有所加宽，上方行李架也被拆掉了。”劳师傅介绍。

之前劳师傅开过货车、跑过长途客运，但这都没有他来到球队之后去过的地方多。

“以前基本在广东省内，远了能到临近的广西。这几年在球队，大连、长春、云南……跑了好多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。”

成为深圳队大巴车司机之后，劳师傅也喜欢上了足球。

对于这份工作，劳师傅很满足，“到我这个年纪，也不奢求什么了，现在很有幸福感，稳稳当当就足够了。”

他很羡慕之前退休的球队大巴车司机叶师傅，一方面是因为能在自己热爱的职业中做到退休。另一方面，劳师傅还没体验过主客场制的联赛。

“听叶师傅说，还是之前的主场更有意思，每到比赛日，球队主场周边都是球迷，迎接球队的大巴车，我还没体验过那种感觉。”他说。

沧州雄狮队大巴车司机高师傅很怀念疫情前2019年主客场制的赛季：“不光是球员，作为司机都觉得气氛不一样，主客场比赛时会很有热情和动力，尤其在家乡作战，那种感觉是无法被替代的。希望主客场的日子，能够早日回归。”

据中新社